



生活

# 马兰店

格尼

三喜家的土豆种在马兰店西，那是块沙地，土豆长得尤其好：个大、匀称，品种也多，有白皮的、红皮的、麻皮的。麻皮土豆长得不好看，脸黑皮糙，但里面黄澄澄的，淀粉含量多，吃起来香甜，适合蒸炖；红皮土豆皮红且薄，长得好看也好吃，只是产量稍低；白皮土豆皮光，水分多，适合炒丝，水灵脆生。犁铧耩过，三喜的地里各种土豆满垄翻花，大人小孩拎着大筐小筐，捡不过来。三喜平时爱逗小孩子，要起土豆了，一招呼，拉了满车斗叽叽喳喳的孩子——有些孩子摞下自家土豆不去捡，跟上凑热闹。

三喜开四轮车耩上几趟，就下车操起四齿耙子。挖土豆是个累人的活，三喜担心女人和闺女劲小，挠不干净——有些大土豆藏得深，漏下可惜。不是可惜几毛钱，想到土豆被埋在地里出不来，一辈子不见阳光，就让人心疼。既然种了它、养活了它，就得让它风风光光地见世面。三喜一边挖地一边对孩子们说：“别忘了，谁捡得小土豆惠多，谁第一！”孩子们纳闷：大的都捡不过来，小如牛眼的土豆捡它有什么用，不够塞牙缝的。三喜就捣着耙子说：“把你们一人扔地里，可恨不？”

一辆东风汽车驶进三喜的土豆地，车刹得霸气，翘着屁股扬起一片黑灰，看起来骄傲得很。收土豆的人是个大胡子，他不紧不慢地跳下车，昂起头给出“一毛五”的价——他说“一毛五”的时候，烟脑袋翘上了天。三喜以为发动机太响，没听清：这个价是绝对不可能的，就算不比去年的，比起往年也要低一半，说不定他是发现土豆大好，说的是“六毛五”。

三喜跑过去熄了火，再跑过来时，喜滋滋地瞄着几大堆白花朵的土豆，又瞄着大胡子，视线来回移动，就想把大胡子的眼睛从天上引向土豆——对于收土豆的人来说，好土豆更会让他们激动。可大胡子仍旧认真地抽烟。

“这土豆绝对值六毛五。”三喜笑哈哈地说，他激动得嘴唇通红，瘦长的脖子伸得更长。大胡子从鼻孔喷出一口气，吹得胡子簌簌抖动：“真是天价！”

“土豆确实长得好，大胖子似的。”三喜忍不住又哈哈笑了起来，从兜里摸出一支黑杆烟点上。他喜欢黑杆烟的黑，像土地一样——庄稼每年都是从土地里抽取营养。他觉得他抽着的是他脚下的土地，永远抽不完。

“扯，一毛五卖不卖？卖的话现在就装车。”大胡子说。

“哈？一毛五？”三喜正吸烟，一着急，烟呛进气管，他猛烈地咳嗽。

“对，一毛五！”大胡子大声说。

大胡子说价格的时候，三喜始终听不清是“六毛五”还是“一毛五”，但大胡子明明白白地说了“对”——这个三喜听得清楚。他实在难以相信，更难以接受：六毛五和一毛五，简直是天上和地下。他想这人一定是见土豆长得好，心里高兴，故意开个玩笑。

“你就别拿我们寻开心了……咳咳……”三喜一边咳嗽一边说。

“老弟，我没那闲工夫啊，能卖就卖吧！”大胡子说得语重心长，好像给出的价格算是高的。

三喜觉得自己的脑袋突然开始一波波膨胀，嗡嗡叫着，要把头皮撑破。他紧紧抿着薄嘴，气焰忽然从心底升起：“这……这么大的土……一毛五？”他咆哮着，手里的黑杆烟因颤抖而急剧晃动。说着，他返身迅速跑过去拾起一个土豆，高举在大胡子跟前，认真打量大胡子——他希望大胡子也能像他一样，认真看看这个沉甸甸、光溜溜的大土豆。

可大胡子把脸傲慢地歪向一边，胡子一翘，“噗”地吐出烟头，烟头划了个弧线落在土豆堆上：“咋呼啥？到处都是！马兰店有，庆丰屯、左屯、右屯……到处都是大土豆！”

“一毛五是不是？”三喜把狠狠抽进嘴里的一口浓烟用力喷出。

“是，对！”大胡子终于把视线放在三喜手里的土豆上。

“不卖！”三喜梗着脖子说，手腕一转，抖抖索索把土豆硬塞进兜里，皱巴巴的右衣襟被坠成一条直线。

大胡子愤然跳上车，东风汽车呼啸着驶出土豆地，双排车胎把散落堆边的几个土豆碾得稀烂，白森森的像脑浆汁。去年收土豆的人，左劝右劝人们卖土豆，即便遭到被劝烦的人骂，也不肯放弃；可这大胡子居然斗气，连劝都没劝一句就走了，还碾碎了土豆。三喜的嘴角下垂，薄嘴瘪成一条缝，他走过去用土埋了那几个“遭遇

车祸”的土豆，瘦长的脖子始终直直地梗着。

对于马兰店来说，土豆暴跌相当于噩耗。人们先是愤愤不平，硬着嘴说“不卖，烂了也不卖，让他们收，收个狗毛吧！”可当价格降到一毛，听说还要下降的时候，很多人家慌了神——看来形势的确急转直下：去年土豆是金，今年土豆是土坷垃，命不好，贱。家里的地窖装不了这么多土豆，即便能装下，也不好保存，只要有一个烂的，很快就会烂成一片，可谁家也没有足够多、足够大的地窖。要是挨到开春，土豆长芽，就一分钱不值了。

再有东风汽车来，一些人忍痛卖了土豆——不过称，用编织袋装满，一袋不到十块钱。人们一边不情愿地抱怨，一边把土豆往袋子里装，装完了生怕人家突然不要，赶紧抬过去立着，反复嘱咐“又多了一袋”。

三喜不卖，梗着细瘦的脖子，瘪起嘴：“人活一口气，死也不卖！”三喜的倔劲和他的聪明劲一样，是有名的。

“谁要你死呢，是卖土豆。”女人听到别人卖得热闹，心急，劝三喜不能这样较劲，担心吃更大的亏。

三喜喝口酒，瞪女人一眼：“我还不知道卖的是土豆？这样卖了，土豆还叫土豆？太欺负人，不卖，烂地里也不卖！”他斟满酒，吩咐女人和闺女赶紧准备棉被，挨家去要，烂布烂衣服也都翻出来，越多越好。

土豆实在栽得太多，堆在女人心里，沉重如山。女人拉上闺女，背着三喜去找收土豆的，她找到一个吊眼梢的小伙子，又求了几个人帮忙，大伙坐上东风汽车去了土豆地。担心三喜发现，女人求大伙手快些，多装一袋是一袋——比起往日，风有些硬了，这样的硬风吹几天，霜冻着就来。土豆是千万冻不得的，冻过的土豆遇暖就烂，还冒浆水。女人急慌慌地往袋子里装土豆，既舍不得，又恨不得一下子装完。红色编织袋一会儿立起一个，转眼几十袋就装好了，紧紧挨在一起，像生怕被谁拎上车似的。女人每提一袋土豆凑过去，总心疼得忍不住哀叹一声。

这时，小伙子接了个电话。挂了电话，小伙子吊着眼梢叫来女人，说：“土豆又掉价了，五分钱，要卖马上装车。”

女人傻眼了，怔怔站了一会，朝小伙子撒起泼来：“说好的一毛钱！掉不掉价是你的事，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帮忙的人也纷纷谴责小伙子：“做生意得讲诚信！”

可小伙子很神气，他踢飞了脚边的土豆，大声说：“五分，就五分！赶紧决定，卖还是不卖！”三喜走过来时，小伙子还在“五分，五分”地喊着——那声音实在太难听，不仅刺耳，还怪腔怪调。太不像话了，五分钱，这些人怎么说得出口，还这么理直气壮！三喜想起春天时，整片土豆幼苗从地皮拱出来，浑身长了一层绒毛，亮晶晶、白蒙蒙的。生养它们的沙地，看起来就是些黑乎乎的沙和土，有些地方还有大小不等的石头，可那些幼苗又嫩又脆，却从坚硬的石缝里费尽周折也要见到太阳，多久了不起！

三喜下意识地伸开双臂，用略显单薄的身躯护着那些整装待发的土豆——它们的命不应该这么贱。“五……五分？这土豆，五分钱一斤？”三喜面对土豆，不忍说出“五分”这两个字，可他不得不。说的时候，心里狠狠疼了一下，疼得他眼睛大大地瞪着，脖子朝前探得老长。

“对，五分！”

女人见三喜这模样，有些担心他会把小伙子和自己骂一顿，兴许还会动拳头。可三喜只是怔怔站着，视线飘忽，落在不知什么地方，空洞而僵直。他眼前浮现出一片墨绿的土豆秧：那些秧苗齐腰深，再不像春天那么稚嫩，它们有结实宽阔的“臂膀”，搭肩挨背，绿得沉静而稳重，一些紫色、白色的小花在头顶开成成群结队。那时，新鲜的土豆已经在土壤里疯长，长到现在这么大、这么惹人喜欢。如果那些干枯的秧苗和凋零成灰的花朵能够看见这些喜人的土豆，明年一定会长得更壮、开得更艳——这些成熟的土豆就在脚下，密密麻麻，像在报喜似的。

“五分就五分啊，你踢它干啥？”三喜把“五分”说得非常轻，但心还是一揪一揪地疼。他皱起眉头，嘴角咧着，好像刚刚小伙子踢的不是土豆，是他自己。

“不行，说好了是一毛！”女人原本担心三喜埋怨，听他这么说，心里更有了底气。（未完待续）

微光

## 修伞

张翼安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飘洒在行走的人们身上。在雨中，五颜六色的雨伞就像各色莲花，光彩照人。

不意中，我又找到了伴随我多年的那把小小的雨伞。一阵大风刮过，雨伞被吹翻在地上，在柔风细雨中不停地翻滚。我的思绪随着雨伞的翻滚，穿越时空，被带到了从前。

那是1985年11月的一天，天空阴云密布，绵绵细雨时断时续。

我在学校听课后刚走出学校大门，老天爷忽然皱起了眉头，不知是谁欺负了它，不一会儿就落下了“伤心的泪花”。大街上人们打着大的、小的、红的、黄的、绿的、花的雨伞，真是千姿百态。在小雨的催促下，好似朵朵鲜花竞相开放，给万物凋零的秋色增添了几分活力。

我也打开雨伞，只听“啪嗒”几声，自动伞的伞柱一下子断了好几截，我心爱的雨伞瞬间解体了。真糟糕！我着急了，便骂道：“唉，花了几十元买的所谓的名牌伞，真倒霉，一下子成了累赘。”

就在我焦急万分、左顾右盼之时，眼前不远处发现一个修理自行车的店铺，生意很好。

“师傅，你能修理雨伞吗？”我问修车师傅。他没有理睬我，继续专心地修理自行车。我心里有些不耐烦了，扭头便走。

“同学，你等等！”他喊住了我。

我停住脚步，半信半疑地回过头来看着他。只见小铺里站着一个男人，双腿残疾夹着拐杖，个头不高，左手叼着烟卷，右手拿着工具，看上去有五十开外。黝黑的脸膛，浓密的眉毛，一副胡豆般的小眼睛。

“这种个体户，多半生意不好，我来修伞，他能放过我吗？一定会狮子大开口。”我心里嘀咕。

“同学，你修伞吗？”和气的语

调把我拉进了小铺。

“嗯……嗯。”我支吾着，把伞递了过去。

“哟，这是一把值钱的伞吧？这伞坏得还真不轻啊。不过你别着急，好修。来，屋里先把头上的水擦一下。”他扶着双拐从店铺的柜子里挑选了一条包装袋里没拆封的毛巾递给我。

师傅倒也不着急，一边修着伞，一边讲述着他的故事：“我是一个先天患有腿部残疾的人，家有六口人。老婆不能说话，两个老人帮不上忙，两个孩子还小。因我身体原因，导致很多工作无法去做，家庭生活一度十分困难。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在政府的帮扶下，我依靠国家的扶贫政策和自己的双手开了这个修理店。感谢政府好政策。”

我上上下下打量着他，怎么看都不顺眼，心想：他给我讲这些他残疾及家庭困难的故事，一定会借下雨趁机敲诈我一笔吧？

正想着，我发现我支离破碎的雨伞在师傅手里变魔术般焕然一新。师傅瞅了我一眼，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小伙子，你是一个大学生吧？”

“师傅，多少修理费？”我心想，这人真麻烦，需要多少钱直说好了。我顺手递过去了10元钱。

师傅面带笑容，继续不急不躁地说：“我这辈子因家庭困难，加之自己是残疾人，都没有机会上学，对能上学的人，特别是上大学的人很羡慕，也很敬重。你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不能让雨淋坏了身子。你们学生修伞，钱我就不收了。”

面对这个衣衫不整、极为普通的修伞工匠，而且还是一个双腿残疾、家庭困难的人，当我从修车师傅手中接过雨伞时，我的脸瞬间发烫，眼角也湿润了——因为我之前的误会。

物语

## 城墙上空的风筝

高亚平

每年三月初，当迎春花在环城公园里烂漫绽放的时候，西安的上空，总会飘荡起许多五彩斑斓的风筝。这些风筝趁着天高风疾，飞得极高——不仅高过了普通的民居，还高过了雄浑厚重的城墙，如无数美丽的大鸟，飘飘摇摇，把古城的天空装扮得格外灵动。和北京人一样，西安人也极喜爱放风筝，但西安人放风筝多在春秋两季，不像北京人那般一年四季都能见到。这大抵和西安的气候有关：春秋两季，西安的天空不仅晴好，且多风，这两样条件都极适宜放风筝。

西安人放风筝，多选择在护城河两边的环城公园。这里不仅地势空旷，还有成片空地与宽阔的护城河，风筝起飞时少受阻碍；一旦升空，便是无限天空，任其翱翔。在护城河边放风筝的多为孩子：稍大些的自己动手，小点的由大人领着，很少有成年人亲自上阵——他们既无那份闲心，也无那份空闲。但这并非绝对。一年早春，我在环城公园散步时，便见过一位中年男子在护城河边放风筝。风筝飞到一定高度后，他将线轮固定在一丛迎春花旁，自己则站在一旁悠然抽烟：一会儿望望公园里的行人，一会儿瞅瞅枝头鸣叫的小鸟，只是时不时用眼角的余光，不自觉地瞟一眼自家的风筝。我不知道他那一刻在想什么，或许是忆起了自己的童年，或许是念及了家中的孩子，又或许什么都没想。但我能肯定，他那一刻的心灵是安静的、喜悦的，就像春风拂过护城河面，泛起粼粼波纹的绿水。

也有嫌环城公园地势低，特意把风筝带到城墙上上去的。西安的古城墙高达四五丈，上宽亦有五丈左右，登临其上，可一览西安城里城外的风貌。天气晴好时，不仅能望见南郊的大小雁塔，还能隐隐瞥见黛色的终南山。城墙上视野开阔、天高风疾，本是放风筝的绝佳去处，故为许多爱好者所青睐。但不尽人意的是，如今的城墙已不似昔年未修葺时那般可任意攀爬——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修缮，它已成了重点文物，登临需购买门票，且票价不菲。这对于普通放风筝的人来说，实在不划算。因此，即

便城墙上理想场所，也只好望而却步。不过我曾曾在城墙上放过一次风筝，那是1996年春天的事。彼时我初到新单位工作，尚未分到住房，只好在小北门外的纸坊村租房居住。那年春天一个周末的上午，我带着刚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还有房东的女儿（她们年纪相仿，同在一个班读书），去北城墙上放风筝。我们在尚武门（小北门）外买了风筝，购票后沿着砖砌甬道登上城墙。城墙上面真大真平啊，简直能并行四辆大卡车：青砖铺地，堞垛如林。俯身堞垛旁，只见高楼林立、树木参差，公路如带，街巷如渠，让人目不暇接。尽管我来西安多年，却一直未曾上过城墙，那一刻，我着实被震撼了。之后我们便开始放风筝，在城墙上放风筝果然顺手——风筝甫一升空，便借了风势一个劲往上攀，不一会儿就飞到了高空。望着天空中翱翔的风筝，看着眼前欢笑的女儿，我忽然想起了故乡，想起了在原野上放风筝的情景：春风浩荡，麦苗青青，原野上孩子们奔跑欢叫，天空中风筝迎风飘飞……而这些都是多年前的旧事了。

2010年冬天，我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一天上午，趁会议间隙，我和三位新朋友结伴去了颐和园。当我们沿昆明湖畔迤迤而行，走到十七孔桥上时，意外看到两位老人站在桥上放风筝。那天寒风凛冽、天气奇冷，湖面上结了一层厚厚的青冰，但两位老人却兴致盎然，有滋有味地放着。我们被他们的兴致感染，假装观赏湖上风景，偷偷看了一阵子，之后才重拾脚步前往南湖岛。一路上我想，有这样贪玩的情致，这样的老人，晚境定然不会寂寞吧？

风筝在我们家乡也被称为“纸鸢”。尽管故乡长安离西安很近，不过三十多公里，但我在西安生活三十多年间，似乎从未听过有人这般称呼。然而，每年春二三月，当西安的城墙上空飘起风筝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故乡的春天，想起春天原野上的纸鸢，以及在那里世代生活耕耘的乡亲们。一想到这些，我的内心便会温暖起来，湿润起来。

2026年3月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南洋仁  
校对 泽仁正光  
版式设计 张磊

新闻热线  
0836-7777385  
投稿邮箱  
garb@gznews.com